

鸡心岭

张彪●著

鸡心岭，位于川陕鄂三省之交。
一代代英雄豪杰在这里横刀立马、指点江山。
一帮帮流寇匪匪在这里啸占山林、涂炭生灵。
一九五零年，我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巴山，
打响了鸡心岭剿匪之战，
终于让这方青山绿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鸡心岭 / 张彪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680-841-2

I. ①鸡…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6931号

鸡 心 岭

作 者 张 彪
责任编辑 曹 彦
封面设计 孙鸿雷
插 图 何 涛
版式设计 许玉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4 印张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41-2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内容提要

鸡心岭——尤如一颗巨大的雄鸡心脏，倒置矗立在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巅峰。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型雄鸡，那么鸡心岭就是这一雄鸡的自然心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国心。但凡雨过初晴，她总是腰系白云直指苍穹，仿佛脱离凡界凌空腾飞漂浮于天地之间，显得是那样的神秘莫测、伟岸挺拔、秀丽而壮观。然而鸡心岭在苍茫的大巴山脉却仅仅是沧海中之一滴，若似镶嵌在大西南颠峰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鸡心岭周边方圆百里奇峰连绵、密林覆盖、云遮雾罩、苍苍茫茫，保持着最原始的生长状态，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南虎出没、黑熊撒欢、獐麂遍野、禽鸟繁衍，成为野生动物生长栖息的乐园。

在鸡心岭以北的镇坪县境内，分布着以南江河为主流大大小小数十条江河溪流，在这些江河沟壑沿岸世世代代生存着数万计土著山民及外来移民，他们在灾害频发、猛兽骚扰、土匪肆掠中恓惶度日、艰难地世世代代繁衍生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叶以前匪患不断——本土滋生的土匪、外来流窜的土匪、溃军演变的土匪、抗匪武装沦落为寇的土匪接踵而来，他们奸掳烧杀、横行无忌，竟连县太爷坐镇的县城衙门也被土匪焚毁，县政府首脑机关被迫几易其址、东躲西藏，多任知事、县长被赶跑甚至惨遭杀戮。

在这片近似乎神秘的领域里，人世间孕育着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

风男娇女的生死恋情一桩桩演绎在民间：彪悍凶残的男人博得美貌贤能女人的爱；女人的豁达温存融化野性男人的心。

在那乱世纷争的年月里女人毕竟是弱者，她们往往遭受无端地攻击和惨不忍睹的性蹂躏。

面对顽固不化的匪类，面对高举屠刀的凶残匪寇，铮铮铁骨的汉子气贯长虹、舍身取义；本性难移的残匪直到末日来临之时还负隅顽抗、垂死

挣扎。

1950年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兵分两路挺进镇坪县境直捣匪巢，隆隆的枪炮声震撼着鸡心岭周边的丛山峻岭，鲜为人知的鸡心岭剿匪之战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叶打响了。解放军势如破竹风扫残云，漂漂亮亮完成了进军陕南、解放镇坪县的最后一战！

号称六个“师”、“旅”、“团”的土匪队伍在人民子弟兵的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一败涂地，鸡心岭周边大千世界终于还给了它的主宰者一世代耕耘的劳苦大众。

时光荏苒，转瞬到了八十年代中叶，鸡心岭北侧的镇坪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旧社会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笔者此时会见了当年“川陕鄂边区自卫指挥部”钱承宦第四团二营营长陈友三和三营排长王宗禄等人，回顾了川陕鄂边区匪患和鸡心岭剿匪之战的枝末细节，弄清了一系列反共军事头目的体貌特征、人际关系、历史渊源、罪恶行径，为笔者的写作提供了比较详实的参考资料。

在打造鸡心岭自然国心旅游工程的今天，笔者将鲜为人知的《鸡心岭》奉献给广大读者，以帮助大家更为深刻地欣赏鸡心岭、认识鸡心岭、了解鸡心岭周边以陕南镇坪县为主的地区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叶所发生的军事、政治、匪患等形形色色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事件。

这部小说以钱承宦、侯国栋的活动为主线，采用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描述了镇坪县两位追随匪首柯愈珊反共军事头目的起家、发迹、从军、升迁、反共、惨败、逃窜、束手就擒的全过程，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凶残、丑恶、顽固不化的本性。小说的主体以历史事实、真实人物、确切时间、具体地点为依据而撰写，按照文学作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要求予以修饰、提炼、加工、整理，力求使故事情节更为真切、更为具体、更为生动、更富有戏剧性、更具有可读性。

笔者的初衷固然如此，但由于水平有限难以达到读者的要求，万望见谅！

目 录

第一章	日暮途穷.....	(5)
第二章	好高骛远.....	(55)
第三章	南山罂花.....	(71)
第四章	走出阴霾.....	(113)
第五章	罹难三杰.....	(149)
第六章	翻云复雨.....	(172)
第七章	作茧自缚.....	(201)
第八章	偷袭宁厂.....	(233)
第九章	安康鏖战.....	(255)
第十章	解放镇坪.....	(280)
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	(301)
第十二章	风扫残云.....	(317)
第十三章	穷寇末日.....	(339)
第十四章	凯旋归来.....	(365)
第十五章	今非昔比.....	(376)
第十六章	虎口余生.....	(418)
第十七章	瓮中之鳖.....	(433)
第十八章	战地觅踪.....	(450)



第一章

日暮途穷

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蜂涌而下，茫茫的大巴山雾中飞雪、雪中飘雾浑然一体，鸡心岭上草丛、树木、山石、道路均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除偶尔显露的几处悬崖峭壁或隐或现给人们留下星星点点有色的脸颊外，打眼望去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

天气陡变的数九寒天当人们置身于巴山之巅的鸡心岭界岭时，定会别有一番景致映入眼帘：四下了望——远处山头云遮雾罩，附近沟岔雾气盘旋，峰峦叠嶂的丛山峻岭在漫天飞舞的雪片中尤其显得莽莽苍苍、昏昏噩噩、空空旷旷、绵延无垠。阵阵凛冽的寒风掀起地面的积雪，象一群群受惊的野马肆无忌惮地狂奔、嘶鸣！

此时此地再仔细瞧瞧，鸡心岭又似一座银白色的宝塔插入厚厚的云层中，只有当天气放晴云开日出之时才会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风雪中只见三个小黑点缓慢地由岭南向岭上移动，那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原来是三条大汉，他们不多时便艰难地登上了鸡心岭。打眼望去似乎是三个生意模样的人，头上、身上、甚至脸上都沾满了雪花。上得岭后，他们木然伫立在鸡心岭垭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继而东瞧瞧西望望，寒风刮得他们的长衫长袄呼啦啦地胡乱飘荡着。他们似乎在欣赏眼前这片罕见的雪景，又好象在寻找什么急于想得到的东西。良久，随着其中一人比画着什么手里的棍子向前一指，几个人便继续向岭北迈出了下岭的步伐。

往山下一走三滑行止百米开外时，终于在所谓的马大路西侧找到一处避风挡雪的岩洞坐了下来。其中一人在岩石下、岩壁头搂抱了一堆枯树枝，揽了些干树叶生起了篝火。三个人各自抖落头上、脚下、衣服上的积雪，也许是冻得难以忍受的缘故吧，一个个恨不能扑在火堆上烘烤，瞬间又感觉手指骨节钻心地疼痛，将手不时放在嘴边吹着热气，三双手又各自相互搓揉，进而揣进肘窝里暖着，好大一会儿才安宁下来。火堆里哔哔啵啵地

发出声响，两三尺的火焰在其间升腾，篝火旁的几条汉子浑身上下顿时冒起了灰白色的水蒸气。

这三个人中打头的那人五短身材、体格较肥胖、五十上下年纪，身穿蓝布长衫套着黑马褂，头戴狐皮帽子，两片大耳朵被严严实实地遮盖着，白净的胖圆脸上显露出一对狡黠的老鼠眼，初次接触的人从这张脸上定会给你一种酌摸不透的感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反共巴山游击总队队长、“川陕鄂边区自卫指挥部”第四团团长钱承宦；中间的那位身材修长的人也是五十上下年纪，穿一身青布棉袄，头戴一顶狗皮帽子，一张长长的马脸、稀松松的络腮胡须、一双三角眼、高鼻梁、眉宇间透出一丝凉气，此人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文静，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平日里有人暗地为其送了个绰号——灭绝师爷，他就是名噪一时的国民党镇坪县首善乡乡长、“川陕鄂边区自卫指挥部”第四团副团长侯国栋；还有一位人高马大的黑汉，双眼血红、蒜头鼻子、满脸横肉、言语粗俗、为人霸道，身着一件脏兮兮的灰色旧军大衣，满脑壳蓬乱的头发显露出几分龌龊，此人土匪出身，臂力过人，身底腰间随时都盘一柄明晃晃的软剑，只身可力敌数人，他就是人称黑面虎的邵金龙。

这位黑面虎邵金龙原先是侯国栋的贴身保镖，这次匪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团长钱承宦的警卫人称金眼彪徐鹏又在砂子岭夜战中被解放军击毙，邵金龙自然而然充当了钱、侯两位正副团长的警卫勤务。

在篝火的火势渐渐减弱之前，黑面虎挪开身子爬上山崖掀下些干枯的树杆枝条搬到不远处堆放着，再取出几根折断搁进火堆，将正燃着的篝火烧得更旺，竟管干柴烈火噼哩啪啦火星四溅，大家只顾烤火也全然不予理会。主仆三人死盯着燃烧的火焰全神贯注，既不相互对视也不言语，这样一坐就接近两个小时。

不知不觉天早已黑了下来，尖叫的风声渐渐弱了下去，不远处时断时续的虎啸狼嚎声不绝于耳。沉寂的山谷中雪花还在飞舞、白雾仍在飘浮，

三个人脸上被火光映照得忽明忽暗、忽青忽紫，三张怪异的脸上此时均毫无表情，时而轮换地张开臭烘烘的大嘴巴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在眼前这种气氛里模样显得十分阴森恐怖，尤如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

三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心事，各自的心情都是千头万绪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直面表白，但是共同的一点谁都不可否认，那就是两个字——生存！

这时，还是下人黑面虎打破了许久的沉闷，他轮换着一次次审视着两位长官的脸色，然后以探试的口气小心翼翼地终于打破沉闷开了腔：

“两位团长肯定是饿坏了，这个龟悚天气有意同我们作对，他奶奶的一时半会又下不了山，这鬼地方连鬼毛都见不到一根，啥吃的东西也莫想找到，依我之见你们两位长官先在这里稍等一等，我到岭下面老树迁去搞他妈些吃的来行不行？”

老树迁是鸡心岭脚下距鸡心岭最近、仅有几户人家的一个去处，离这个落脚点还有十来里路程，这种天时、这样的雪路、这么远的距离，搞些食品到山上来谈何容易？人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更何况大半天水米没打牙，补充点食物倒是当务之急。三个人一道下山吧，一是目标太大，惟恐被人发现；二是两位长官连惊吓带劳累已经没有了这个勇气。上午被岭南四川铜罐沟的群众追了好几里地，这会儿虽然喘了口气，但是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奔波又累又饿、精疲力竭，肚皮贴着脊梁骨咕咕直叫，有什么法子呢？钱、侯二人相互对视了一下，感到正中下怀，便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从岭上下到老树迁首先要经过令人生畏的杀人坪、再过阴森恐怖的母猪洞，而这两处都是前些天刚同解放军打过仗的战场，尤其杀人坪还死了几个人。黑面虎虽说自告奋勇前去，难免内心也有几分畏惧情绪，心里犹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可是三个人中唯独只能自己前往，总比几个人都等在这里饿坏要强。更何况在这个冰天雪地里独自一人行动目标小，尤其黑夜里不容易被人察觉，夜行侠的功夫早在几十年前就练成了。还有一个因素是枪支已被解放军湖北竹溪独立营收缴，万一路上遇着解放军或民

兵，靠自己的一身功夫、靠独特隐蔽的看家武器也多少能够对付几招……如此一边想着一边硬着头皮踏着厚厚的积雪跌跌撞撞向山下窜去。

钱承宦见邵金龙离去随即长叹一声，打算将心里的话一吐为快。一双老鼠眼盯着自己的脚尖对侯国栋说：

“国栋啊，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谁也想象不到，依你看咱们把部队带到鸡心岭这步棋是不是真他妈的走错了？”

“我的好哥哥耶，这些天嘛我们老是疲于奔命谁有心思想那么多，咱们都混到了这般田地哪里还有心思考虑什么下棋不下棋的问题！”

“我说的这步棋并不是指下象棋，而是指人生何去何从这回事。咱们一门心思地跟着柯愈珊干为的是飞黄腾达，当初我也曾明白这是一步险棋，有道是棋错一步满盘是输，正因为咱死心塌地走开了这步棋所以才导致今天输了个精搭光。”

“或许今天不该当着哥的面放这个马后炮，依我看不单单是走错了柯愈珊这步棋，常言道：话说绝了伤人心，事做绝了要人命。成立‘自治委员会’搞镇坪自治、成立反共巴山游击队拉起反共大旗、当初抓捕江汉军区三个解放军侦察员并就地枪杀等等，就已经把事做绝失策在先了，加之咱俩无论县里还是在反共的国军中可谓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冠（官），人家共军岂肯与咱善罢甘休？”

钱承宦见侯国栋一口气说了这一连串的大是大非内容，心里不免一阵阵发毛，便有心宣泄一下狠狠刺激刺激对方，也好借此吐吐内心的不快：

“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成立镇坪自治委员会和反共巴山游击队的决策有我钱某人主谋，而当时直接出面抓捕那三个共军侦察员可是你一手干的，那件乱子你的责任不可推卸，案子牵扯到那么多人幸好与我钱某人无关。唉！话说回来，不过我这话也是事后诸葛亮。国栋啊，做人有做人的规则，大丈夫敢作敢为，错了也就错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我们都不是鬼谷先生能掐指会算，谁又能料到堂堂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胡宗南，手心里握着几十万大军的权柄是何等的大智大勇、老谋深算，

可他精心选派的少将指挥官竟象泥巴捏的，这般地不经打！”

“我的好哥哥呃，有句古话说得好：阎王叫你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何况柯愈珊生就是个短命鬼，五十不到就先到阎王那里报到去了，而咱哥们俩不是死里逃生还活得好好的嘛。古人有言：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我们命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今后的路毕竟还很长，尽管眼下穷途末路，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时来运转、云开日出、再露锋芒。一旦蒋委员长卷土重来你就是南山王，到那时候镇坪县只有我们说了算。现如今咱们要心地开阔、鼓足勇气坚持等待，万不可一蹶不振怄气伤肝。如今的路咱兄弟怎么个走法我听你的！”

“眼下这条路到底应该咋走？时至今日我还是稀里糊涂。去年夏天倘若听人劝告效法平利县李翰芳的作为，或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咯！”

郎舅两人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时过境迁再重复地说又有啥意思呢？说着说着二人不再言语逐步陷入了沉思，当初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49年5月，中共镇坪县工作队在湖北郧西成立后于19日开始西进，7月到达平利县八角庙。平利县解放后，国民党平利自卫团团长李翰芳带兵流窜在秋山和洪石河一带，工作组组长刘建平分头写信给李翰芳及国民党镇坪县县长王兴庵劝其投降，识时务的李翰芳迅速作出反应，同工作组谈妥条件率队缴枪投诚。但是，镇坪县县长王兴庵接信后犹豫不定，自己虽然担任自卫团团长但是军权却掌握在钱承宦之手，不得已拿着共产党的劝降信找副团长钱承宦商量，对方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

“你是一县之长又是团长，何去何从你先拿出个意见，然后再提交党部、县政府、参议会联席会议研究定夺。”

王兴庵知道对方在有意耍滑头，明明是在借故推脱害怕承担责任，而自己虽然挂了个县长、自卫团团长的名，此时却作不了主。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无可奈何，想了想便找借口下了个台阶：

“会是要开的，目前你是县上这个摊子的顶梁柱，我反复从各个角度思考过，这件关乎到党国军政大事非同小可，无论如何也要首先听听你的

见解，然后分头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再最后作出决定，你既然不肯表态我也理不出个头绪。”

钱承宦没好再说多少推委之词，只是应付道：

“事情来得太突然，这样的军国大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非同小可，咱的思想上毫无准备，况且不是任何一个人说了能算数的，若要发表个人意见得先有个回旋的余地，你还是给我点时间让我权衡一下利弊仔细斟酌斟酌再说吧。”

此时的钱承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以自己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国民政府、民众自卫团、自治委员会头目们大多数坚持反共立场，这次正好借劝降信之机把王兴庵从县长、自卫团团长的位子上拉下来，这样一来军政大权就可以全都落入自己手中；忧的是共军快要来了战事不可避免，一旦打起来无论自己的利益还是党国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指挥打仗的担子必然会落到自家肩上，掉脑袋的风险也不可避免地会落到弟兄们身上。想到这里，还是找来几个贴己的人秘密磋商合计此事更为稳妥。

事不宜迟，钱承宦背着县长私下找来王吉占、刘定一、唐朋等人，将王兴庵拿着共产党劝降信一事添盐加醋地叙述了一遍，言下之意王兴庵有意向共产党投降。

唐朋是个火炮性子的人，听了钱承宦的言语后勃然大怒，一头站起身来大声嚷嚷着：

“这个混帐王八蛋真他妈的骚亲，也不拿杆秤称称他有几斤几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姓王的拉来宰了！”

王吉占急忙阻止道：

“看看看又来了，你这牛脾气咋老是改不了，大敌当前千万记住凡事不可卤莽，更不可轻而易举简单从事。王兴庵这个自卫团长就算挂了个名，但毕竟是上方派来的一县之长，若是明目张胆地杀掉了他，日后一旦追查起来不好交待。又何况他带来的秘书咋办？他的那位夫人咋办？加之他到县上干了这几年，或多或少交道了些熟人，肯定会有几个耳目，雪地里终

究埋不住死人，将来事情若是一旦败露，咱们吃不了兜着走！”

唐朋猛地自己煽了自己一记耳光连连说：

“瞧我这人，遇事冲动老是沉不住气！好了好了我一切都听从大伙儿的，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刘定一望着钱承宦那张琢磨不透的脸小声对大伙儿说：

“我到有个意见你们看咋样？”

大伙儿急忙伸长脖子凑到一堆问道：

“快说说看！”

刘定一压低声音神秘地说：

“我们一边继续加强对共军的防御部署，一边借故拖延商量劝降信的时间。再找个机会以保证其安全为由把王兴庵一行三人带到鸡心峪去。”

大伙儿屏住呼吸想听下文 另刘官一豪然堵住话题偏偏开混声 钱副囊长 只

昧着眼睛瞟了一下钱承宦。几个人的眼睛蠢约而同转向

钱副囊长 只强钱承宦皱的表情一转也派言落，他不慌不忙缓和凸衷扉，觸疼五指并拢向桌上劈下去。北座的人虽然惊吓了一跳却并未感到惊讶，至于该如何处置那位县长彼促中郭蠹言而喳。

刘定一微微一碰 鼻巴掌慢慢合为拳头，对着几位同僚诡秘地伸 脖子压低嗓音猜着说：

“今天我欠商量犀 件覲情不 y 对仓餐为耀训，就算上料 究起杆我颤报 ‘峻共军所杀’ 了事。”

钱承宦微暗察点了点头，把手搭了指对方然后环视了大家一眼笑得表

得同：

老谊深算，瘟是 r 谊淑算！貔貅出 钱正打算严说的试。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志同道合的一伙亨不约而聚。郭会心地笠覲 就堵 在廊桌椅上每母羸拳那样开心。 | 从那以后王值庵先腿召集过几次会，不是人未到饌

就是輒不成一胴裸见。作为爨匏之长劄压兴慶。商量无果乏就作絢 以钱承宦为馆的党放军头目非但没有向共繡袞投降的慄怙，双而胚持加利嘯全县范围内业 翩反共组繇廳 村长制，在脩鮑成嫊材 所 下设自卫队 情报队、盘查哨所。到也最淨成立—戡采”委员廳 缸月上擬又组建反翫巴山游击总队，鑰承嫊任总队长。由事作虧原坎的瀘头店离平利太近\$ 儒利县。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翻过山梁即叟刁庫到国民兒镇卽县政府犄安稽翫为了确 万无一失 特将县政府机关再度 ↗回蹠嫖企利而妻 g 心岩特近的旆娘江西脆。

从那以后王值庵先腿召集过几次会讌，不是人未到饌就是輒不成一胴裸见。作为爨匏之长劄压兴慶。商量无果乏就作絢 以钱承宦为馆的党放军头目非但没有向共繡袞投降的慄怙，双而胚持加利嘯全县范围内业 翩反共组繇廳 村长制，在脩鮑成嫊材 所 下设自卫队 情报队、盘查哨所。到也最淨成立—戡采”委员廳 缸月上擬又组建反翫巴山游击总队，鑰承嫊任总队长。由事作虧原坎的瀘头店离平利太近\$ 儒利县。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翻过山梁即叟刁庫到国民兒镇卽县政府犄安稽翫为了确 万无一失 特将县政府机关再度 ↗回蹠嫖企利而妻 g 心岩特近的旆娘江西脆。

捕承驛征弗竇兴庵的同意，为了更确切地掌握解攏冊的动吐，二0141年1月18日成寮牛儂店、小湖溪、雋諤岷丈統情报组，监视平 撩們和畠皋方向共僉的活动情債。

在这之刺，其交往深匱的盟友、原湖勿郎隣民众自八总队削称鄂鑪四因囂锿晃愀虧洼人退来3函，。求绒牒、聆手双共，柯愈珊后来匈亲NJ到镇坪 邱承娃共商大謠。鑪哼鬟暗西繙儻政 嬈覲縫副 駭兼西惺绥靖公繆主任股宗 縱委甌柯怀珊 召“澤閣鄂边刺自卫指挥部”少将指挥守之后縵鄰匪ū卫噢併同其盤为雜体，成为指急部犄一个集勢成员。 愈狈鑪王僕廸是国树党镇圪县县长鬯鏗关主 王丛 主副总指挡、邱承娃由县自卫团副团鑪籤任指挤邀曜四团团长 侯嘗恨为簣勢

1949 婴 1!月 28 无 跖懈珊犇两 4 团 1&0 余众甡達西经慮阳、欸康、

尘龄窜于镇巴 岌岌他早已 谊暖总怀“自卫阶”行动。镇嘒势首当其冰成鱗境势剥范噴，下兀蔚将鉛心岭周边三明 一区六厯国搘櫓双储汜残譏势剗一叠脑网幌在仔的幌下。他北鄙腿 臨竄建帡蛸 的上款一 曜二团十憤编鼈舡嵝巫溪县二 両库动捡装 300 余叢组建第髦团，委任徐桢祥为嘒匱 收廳乖 竹吆县自 丣团 500 乙人□组建警丣团 委躉垮丸蹕任訛卫因誘；支缆房县乞跋警大队丸主的地攬舡畔 400 多人为 八旅，隠主王明扬为慙长；臚编鄂繖行署攝陆一嘈 30 余 噩按Ө 曜嘆番匱不变，坑任北经武、复 肪正副师长。总共纠肆五个团 腻个蠟纏绥一师在内嘆捡畔邀队 总傔兴力 3500 余众。副探纏官增q到两叢，即覩国民党镇坪县长貌兴庵、戮县匾鐸 驴

銅与平利 竹湧、竹 、戯去、嗫溪都已被共军占補，于是按照行计划鳩自提倍 自壳在鄖衿组建的两个喫经嵐疇、 拉 鸡心岭一线，帶知其尸各阙迅逝向軒心咬铺拢。鮑愈珊譯为：繁眺鸡心岭一 进可鼓、退可守，蠹条蹊同共产做肩持久战，等弁蒋介石里振雄风 卷 鄭迴。

始于军事豚絰枯愈珊诮费瞿枞境 其斧部仍獻团宣個最，劫编后成为“凝陕鄂边区自卫總團”蠭团 二囊和牲立 Φ ，军事装备堪称一枝
缨酌备机枪 2 、太行炬 2 、小 10 门。步枪大部 利都春美笄汤姆森、
卡宾枪共计 1000 伙支。电压、通讯机构 战地区院一应俱全。禦首先在
镅坪同钰承宦璫心策划 将蠭团谂遭到鳩心岭乏而，会各徐璇祥瘡三团和
钱抵好四团掂嬈攀线阱地，阳击殼自际西方面瘡兰缶：将挂模部二团 绥
一师 謐卫团 十八旄布防在鳩禦岬膾化境壳木沚 鳩臚堂、土嗔子 五
里垩亥东蠭带 阻凹条自湖北的魏鄖写分区部阗和川化解放军。禦一看军覲
实力昫羶筭场夥！计划易羶等周密 军事部虧 防御体糺釐乎天衣无缝

踏愈及和钱坎墦一噢人嘆如復筭盈打错了剗所語为倚靠蒋今埒屯聚成都的乙威蜡机东山升赶、攫复失地、圆自己南曠一梦 □。知拉杆子上鸡心岭刚好矗个月，关：1949年12月27日，蒋介石就带着隆从狼狈地飞往台湾，四川籍郭随之和平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

燃着的篝火似钱承宦、侯国栋的美梦一般渐渐熄灭了，凉气一霎阵袭来。钱承宦打着冗噤，不觉将长衫往身上裹了裹继续打着盹似睡非睡；侯国栋则起身拟了些干树枝架在炭堆上，见一大堆炭火冒起不起火苗，便弓身趴下用襟去吹，只听噗噗几声粗气扑吐火堆，火苗未燃起来灰尘却扑面而来，直溅得侯国栋满头满脸面目全非，惹得钱承宦也睁开眼睛盯着侯国栋老看 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邵金龙给咱仨搞吃磨，估计这个鬼东西后半夜才能回来。”侯国栋一边拨弄着火一边自言自语着。

钱承宦也许根本没听清对方的言语，并没有立即表示什么，只是随意扭过头向岭下望了望。天上黑咕隆咚、山野模模糊糊，山下透着隐隐绰绰似明似暗的雪光，其实什么也看不清。

过了好大一会儿侯国栋又极不放心地咕叨起来：

“钱哥，黑面虎下山可能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钱承宦漫不经心地回答：

“说不准。”

想到这里侯国栋又忧心忡忡不停地咕叨着：

“自打共军占领咱们镇坪后我们一直是榻乡背井，如今家乡的惨况咱是一无所知（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万一邵金龙在山下出了事（无论今哪方面）对我们这个人都十分不利，人常说：衣裳穿旧了贴身，人用旧了贴心，倘若真的失去了这只‘虎’，咱们今后无论在告里都是爬三方便的。”

“现在说那瓦有啥作用？不要胡思乱想了，咱们贊易等到明天早上再说吧。蠟就和咱令下象棋矗样，先库全盘斟酌、考虑周全，然后再走一步